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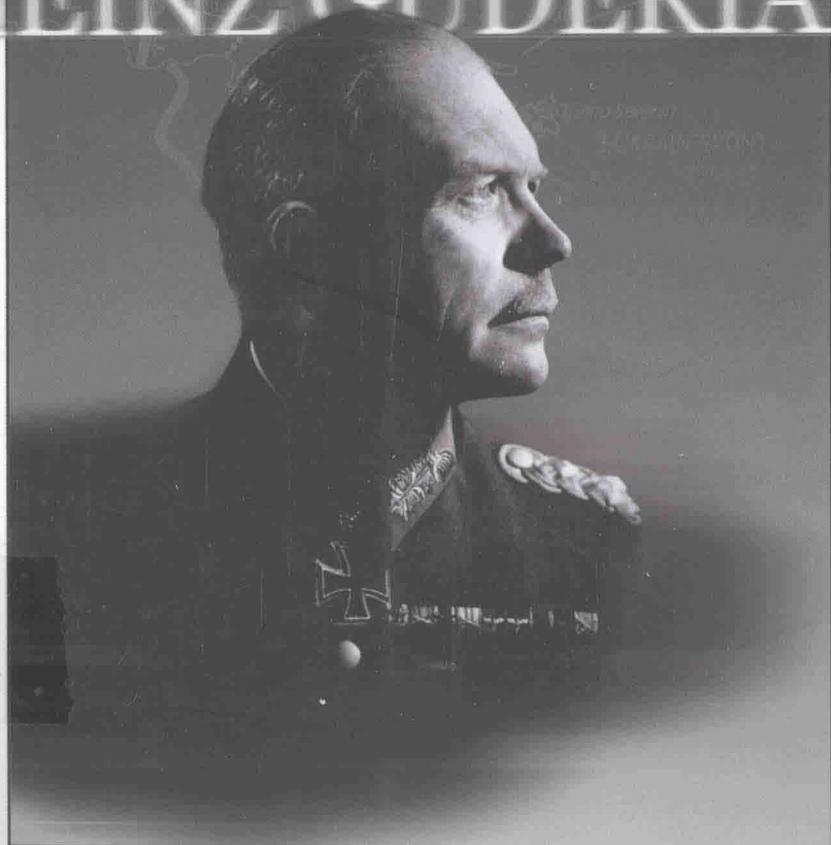
Skizze 32

古德里安将军

战争回忆录

〔德〕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著
戴耀先 译

HEINZ GUDERIAN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

〔德〕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著
戴 耀 先 译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德)古德里安著;戴耀
先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2013.1重印)
ISBN 978-7-5065-4845-8

I. 古… II. ①古…②戴… III. 古德里安-回忆录
IV. 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3884号

根据 HEINZ GUDERIAN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Motorbuch Verlag Stuttgart 1979 年版译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年3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2版

开本:889×1230毫米 1/32 印张:13.75

字数:390千字 印数:10001—13000册

定价:38.00元



德军装甲部队准备进攻。



1941年在莫斯科的夜间战斗。

古德里安在炮兵
观察所。



古德里安在
指挥车上。

译者前言

本书原名《一个军人的回忆》，作者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陆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被誉为德国装甲兵的创始人。他的建军思想、作战理论是德国法西斯“闪击战”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

1888年6月，古德里安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军人兼地主家庭，不满13岁被送入候补军官学校，18岁便被委任为少尉，先后在步兵营和电报营服役。1913年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派往部队任职，先后担任电台台长、参谋、营长等职，参加凡尔登会战和索姆河会战。自1922年，开始在汽车运输兵服役，致力于装甲兵及其运用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曾任运输兵监察部和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装甲师师长和快速部队司令。1938年率部参加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苏台德区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历任军长、装甲集团军和装甲集团军群司令、装甲兵总监、陆军总参谋长等职。因与希特勒在作战观点上出现分歧而发生争执，两度被解职。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被美军俘虏，1948年获释。1954年5月病逝，终年65岁。

古德里安在汽车部队任职时，便开始注意当时英、法、苏等国军事专家关于摩托化部队和坦克作战的理论与实践，悉心研究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战例。经反复研究与实践，他打破传统，推翻陈见，大胆提出装甲兵是陆军中的“决定性角色”，其他兵种处于辅助地位，以及成建制地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全新思想；主张装甲兵应在空军和摩托化步兵支援下快速突破对方防御，突入敌纵深并分割围歼敌重兵集团，摧毁或夺取重要工业区和原料产地，占领交通枢纽，破坏敌政

治、军事中心，迅速彻底击败敌人，从而构成了“闪击战”思想的核心。经古德里安的不懈努力，1935年，在希特勒支持下组建了德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批装甲兵团，为“闪击战”思想付诸实践创造了物质基础，在对波、法、苏等国的侵略战争中，他指挥由他亲手创建的装甲部队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德里安一生有许多著述，《一个军人的回忆》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书中，他以亲身经历详细描述了德国装甲兵的创建过程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及其经验教训，阐明了他对装甲兵运用的观点，并对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和德军领率机构进行了评论。二战历史表明，“闪击战”思想反映了坦克、飞机等新技术兵器出现后建军和作战的客观要求，对二战后世界军事产生一定影响，而且仍会在新的军事技术条件下被赋予新的内涵。古德里安的这本战争回忆录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研究古德里安军事思想特别是“闪击战”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重要资料。

必须指出的是，古德里安是积极准备和参与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战犯之一。虽然在军事思想上卓尔不群，独树一帜，但是在世界观上却与希特勒一脉相承。古德里安不仅至死也没有对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表示过任何愧疚和反省，反而在书中顽固坚持纳粹主义的立场，倒打一耙，诬陷被侵略国家涂炭德国生灵，美化法西斯德军的侵略罪行，竭力为纳粹的罪行开脱和辩解。对此必须予以批判。为使读者了解古德里安及其思想的全貌，除附录外，按德文版《一个军人的回忆》全文译出，补全了第一版中译本的删节部分。不妥处望读者指正。

作者前言

命运使我们这一代人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均以我们人民的失败而告终。命运如此残酷，而我们这些过去的军人对于人民的伤感和悲痛感受尤深。长年以来，参加过最近这场浩大搏斗的战友们都缄默不语。他们或是因为被俘过，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深居简出，谨言慎行。我们当年的敌人，那些胜利者，已出版无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其中，部分是个人的回忆，部分是颇有价值的历史文集。在那崩溃时的地动山摇逐渐平息之后，似乎轮到了德国，到了让那些从巨大灾难中逃生的德国人将其铭心刻骨的东西详尽书写出来的时候了。我们的档案大部分已经被毁，或是落入敌手。这给忠实地描绘历史增加了许多困难。正因为如此，那些老战友们所撰写的个人回忆就显得更为重要，尽管提供的是事件的枝节片段，而且其中大部是个人的一己之见。

但是，促使我写书的缘由并不仅仅是这一点。数百万德国妇女和母亲，将他们的丈夫和儿子献给祖国。上千万德国妇孺姬叟成为敌人炸弹的牺牲品。为保卫祖国和家乡，妇女小孩协助挖战壕，到工厂出工，到田间耕作。德国工人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不知疲倦地为国奉献。德国农民在困难的工作环境中，不懈耕耘，为人民提供给养，直至令人痛心的最后一天。成千上万德国人被赶出家园，出于某种原因或是迫于无奈，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像数百年来德国军人一样，上百万德国男人，民族的精华，死在敌人面前，勇敢、忠诚地为人民和祖国捐躯。

我无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但我至少可以向我的那些老兵们表示

我的谢意。我们知道，我们相互间要恪守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使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友爱，直到今天，我又多么希望直到永远。

现在，人们经常乐于指责我们是“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这本书的某些章节也遭到这样的责难。对于我的老战友和我而言，“军国主义”意味着那些利用军事形式玩弄的毫无价值的赌博，那种对军人语言的夸大其词的模仿，以及那些对军人行为举止的过分夸张，并将其带入市民生活之中。凡此种种，都是正直军人拒而远之的。恰恰是军人深知战争的恐怖后果，因此他们作为一个人对此是加以拒绝的。任何野心勃勃的掠夺政治和强权政治思想，都与他们无缘。我们投军从戎，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诚实正直，为了训练具有防卫能力的人。我们乐此不疲，一如既往。军人这一职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义务，它来源于对我们人民和国家的热爱。“军国主义”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将爱国精神向利己方向的过度延伸，是对别国人民和种族的傲慢和蔑视。我们知道，我们与此无关。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也尊重其他民族的特性。我们懂得如何维护这种爱国精神、热切的民族情和责任感。对此，我们坚持到底，绝不动摇，不为当前对所谓“军国主义”的大呼小叫所迷惑。我们愿德国人永存，也必将永存。对于一个统一的欧洲的意义，我们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希望欧洲成为令人震惊的大陆，愿意充当其中平起平坐、同受尊重的一块基石。

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但愿年轻一代也来读读这本书，看看他们的父辈是如何为其人民而奋斗和生活的。但愿他们不要忘记那些将困苦生死置之度外，直至最终的失败，仍对德国抱有坚定信念的人。因为只有如此，痛苦的牺牲才不会成为徒劳。只有如此，德国的和平复兴才有希望。

我并不想向谁道歉或者抱怨于人，我只想尽力去描述我个人的经历。我的资料来源于一些笔记和从国内寄来的信件，这些资料陪同我一起度过了我被监禁的日子。此外，还有一些战友的书信。由于细节问题充斥于大量的事件之中，加之现在的记忆力——经过少食匮乏的艰苦岁月之后——已开始减退，因此在描述细节问题时不免会出现记

忆上的差错。

我对事件的描述将忠实于事实，如同我当年履行我的职务——军长、装甲集群司令、装甲集团军司令——时所经历的一样。在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做总体描述时，依据的是以往总参谋部出版的文献。

对于为我的工作提供热情帮助的冯·利本施泰因男爵先生、格伦先生、舍雷尔先生、冯·舍尔先生、冯·施泰因男爵先生、巴龙·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先生和贝克先生，表示感谢。

海因茨·古德里安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一章 家庭与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3)
第三章 希特勒处于权力的巅峰	(31)
吞并奥地利	(33)
吞并苏台德区	(41)
形势突变	(43)
第四章 灾祸开始	(47)
战争临近	(47)
波兰战局	(48)
两次战局之间	(66)
第五章 西方战局	(70)
准备	(70)
向海峡突破	(79)
占领海峡港口	(92)
希特勒灾难性的停止前进命令	(95)
向瑞士边境突击	(99)
停战	(113)
第六章 1941 年的俄国战局	(117)
战前形势	(117)
准备	(122)
初战	(130)

	强渡第聂伯河	(143)
	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罗斯拉夫尔	(149)
	莫斯科还是基辅?	(164)
	基辅会战	(176)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会战	(197)
	向图拉和莫斯科突击	(214)
	我首次被免职	(235)
第七章	退役	(242)
第八章	1942年1月至1943年1月装甲兵的发展	(246)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253)
	任命和初步措施	(253)
	格德勒博士的来访	(269)
	“堡垒”行动	(270)
	1943年下半年的争论	(280)
	决定性的一年	(293)
第十章	1944年7月20日及其后果	(303)
第十一章	总参谋长	(314)
	东线的作战	(334)
	阿登攻势	(340)
	东线的防御准备	(342)
	俄军的突击	(349)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382)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时期的领导人物	(387)
	希特勒	(387)
	党	(400)
	中央党部领导和省党部头目	(405)
	希特勒的亲信	(407)
	政府	(408)
第十四章	德国总参谋部	(410)
	是生存还是灭亡? 这是问题的关键!	(420)

附录 我的经历	(42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422)
两次大战之间	(424)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424)
两次大战中所获勋章	(425)

第一章 家庭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我出生在维斯瓦河畔的库尔姆^①。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当时是驻波美拉尼亚第2轻步兵营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赫尔县^②的大克罗尼亚。母亲克拉拉，原姓基希霍夫，1865年2月26日生于库尔姆县的尼姆奇克。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据我力所能及的调查，我的先辈都是瓦尔特高或东、西普鲁士的农场主和法官。我的父亲是直系亲属中第一个现役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希降生了。

1891年，父亲因军职调动来到阿尔萨斯的科尔马，我6岁便在这里入学读书，直到我的父亲于1900年12月又被调往洛林的圣阿沃尔德。这个小城没有高级中学，我们兄弟俩因此被送入其他城市的寄宿学校学习。父母虽收入微薄，却希望他们的两个儿子成为军官，所以将我们送入候补军官学校进行深造。1901年4月1日，我和弟弟进入巴登的卡尔斯鲁厄候补军官学校。1903年4月1日，我从这里转学到柏林附近的大利希特费尔德重点候补军官学校。两年后，弟弟也转学到这里。1907年2月我学成毕业。回忆起这段成长的年月，对我的教官们油然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在军校学生团所受的军事教育极为严酷和单调，但却是建筑在宽容和公正基础之上的。我们的课程以高级文科中学的教程为蓝本，尤其注重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这种教育为我们而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教育水平绝不亚于同级的民办中学。

① 今波兰海乌姆诺。——译者注

② 今波兰图霍拉。——译者注

1907年2月，我作为一名候补军官被分配到洛林的比奇，在汉诺威第10轻步兵营服役，直到1908年12月。这个营的营长一直是我的父亲。这使我在经过6年艰辛的候补军官学校生活之后，有幸再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1907年4月至12月，在经过梅斯军事学校短训之后，我于1908年1月27日被委任为少尉，任命日期从1906年6月22日算起。自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少尉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步兵营返回它的诞生地汉诺威省靠近哈尔茨山的戈斯拉尔老驻地。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加丽特·格纳订婚，1913年10月1日结婚。自此她就成了我忠实的生活伴侣，在飘摇不定和艰难困苦的军旅生涯中，与我共享甘甜，分担苦痛。

婚后的愉快生活被1914年8月2日爆发的战争所打断。在4年的战争期间，我只能利用短暂的休假时间去看望我的夫人和小孩。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予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京特。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去世了。1914年5月他因一次重大手术无法继续服役而退役。我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典范和军人的楷模。我的母亲是在父亲去世后16年即1931年3月过世的，结束了她善良和仁爱的一生。

1918年停战后，我在东线担负边境守卫任务，先在西里西亚，后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该书的附录中可以了解我军事生涯的详细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直到1922年我一直是在前线参谋部或总参谋部工作，接受的主要是步兵训练。但是在科布伦茨第3电报营的工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个月在无线电方面的实践，使我积累了一些知识，它使我在而后几年组建一个划时代的新兵种时得益匪浅。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这段时间，我的主要活动都与建立德国装甲部队有关。虽然我来自步兵，而且不具备技术知识，但命运注定我与摩托化结下不解之缘。

1919年秋，我从波罗的海地区返回后，在汉诺威国防军第10旅短期服役。而后便于1920年1月被分配到我原来在戈斯拉尔的老步兵营中担任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之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但并没有想到现在会重操旧业。因为，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是由于发生了一些争执。其次，由于10万人这样一支军队的局限性，要想在你喜欢的一种职务上谋得发展，机会是微乎其微。所以，当1921年秋，我的那位可敬的团长冯·阿姆茨贝格上校问我，有没有兴趣重回总参谋部工作时，我感到十分意外。我答应了，但事情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杳无音信，直到1922年1月约阿希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从德国国防部部队局^①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报到。从他口中才得知，我已被调到运输兵监察部汽车部队处任职，因为该部监察长冯·奇希维茨将军曾要求在处里配备一名总参谋部军官。我的调令从4月1日生效，但为了使我在到职前有机会对汽车部队勤务有实际的了解，首先把我分配到慕尼黑（巴伐利亚）第7汽车营。

我对这一新的任命满心欢喜，于是立即启程赶到慕尼黑，向该营营长鲁茨少校报到。在而后几年里，我不仅一直和他一道工作，而且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按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国防军数量不得超过10万人，取消总参谋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部队局即相当于总参谋部。——译者注

打心眼里敬佩他，我们俩始终如同挚友。我住在慕尼黑，在第1连服役，连长维默尔原本是一位飞行员，后来又回到空军当飞行员。在我与鲁茨少校刚见面时，他就向我指明，我将来要到国防部从事汽车部队的组织和运用工作。我在慕尼黑的工作主要就是为这一任务做准备。鲁茨少校和维默尔少尉历尽所能将其工作经验传授给我，使我受益颇大。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向冯·奇希维茨将军报到，急切地想知道他将如何安排我在总参谋部的工作。他对我说，他原先打算让我负责汽车部队运用方面的工作，但他的参谋长佩特少校却对我另有安排。参谋长认为我应当从事汽车制造厂、加油设备、制造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甚至包括公路、运输等方面的事务。对此，我不免大吃一惊。我向将军报告说，我对技术方面的事务实在是毫无准备，不具备胜任这一工作所应有的知识。冯·奇希维茨将军回答道，他原先也希望我担负如鲁茨少校所说的工作，但他的参谋长却搬来1873年的皇家普鲁士军事部工作条例，指出，分配工作是参谋长、而不是监察长的事。因此，他对这一无法改变的任命深表遗憾。但他表示，他将设法帮助我在这方面进行系统学习。我想回到我的轻步兵连的请求遭到回绝。

于是，我踏上一条技术之路，不得不努力去接受这一现实。除了几件没有处理完的卷宗之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能依靠的是国防部的几个老同事，他们熟悉档案，精通业务，给了我十分友善的帮助。我的工作确实富于教益，对我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然而最有价值的是由冯·奇希维茨将军主持的一项有关利用汽车运输部队的研究项目。通过这项工作，以及此前在哈尔茨山进行的一次小型实战演练，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摩托化部队实际运用的可能性，同时也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冯·奇希维茨将军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上司，洞察秋毫，严谨周密，使我受到良好的熏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使用汽车运输部队的实例。不过这些机动通常是在固定战线的后方实施的，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用于对敌交战。未来战争以在固定战线后方的阵地战形式为开